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歷程

本章主要內容在於說明研究方法的選取和進行方式，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進行過程；第二節概略介紹研究場域和研究參與者；第三節說明資料分析與處理的方式；第四節敘述研究者所扮演的角色、研究關係與倫理議題，並剖析自己在研究過程中觀點的轉變與省思。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的取向，探究三位「在玩」青少女的主體觀點與生活方式，她們在學校可能因為打架、恐嚇、蹺課、用藥、與幫派份子交往、感情關係複雜等因素而被學校視為表現失敗的問題學生。但是若從她們自己的分類系統觀之，她們會稱呼自己是「在玩」或是「愛玩」的女生，用以和其他順服學校教育價值的「乖乖牌」女生作區別。在資料蒐集方式上，我主要是採深度訪談的方式，同時佐以校外生活的參與觀察、書面文件分析等，資料蒐集期間橫跨女孩國二下學期到國三下學期畢業為止。以下分別說明研究方法的選取考量、研究歷程，以及資料蒐集的方法。

壹、研究方法的選取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探索「在玩」青少女生活各個面向的文化經驗與認同，由於文化具有「整體性」的意義，必須被置放於情境脈絡下才得以瞭解，而認同又牽涉到個體對於自我和社會關係的詮釋，有必要掌握當事人對行動所賦予的意義。這些研究重點都與質性研究強調現象背後意義的詮釋、重視主體經驗，以及對於社會環境脈絡的處理、日常生活的關懷等特質互相契合(Rallis & Rossman, 1998)。因此本研究選擇以質性方法來進行研究。質性研究最主要的資料蒐集方法不外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由於本研究的參與者有兩位女孩淑惠和小宣，她們從國二下學期開學以來，已經有一個多月沒有到校，於是被學校呈報中輟，當我待在田野這段時間，她們正處於返校辦理復學手續的階段。根據學校不成文的規定，¹為了避免中輟生在離校期間沾惹不良習氣「影響」、「帶壞」同學，辦理

¹ 依據「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實施要點」，學生返校復學時，應由「中輟

復學的過程中，她們必須先通過一段「觀察期」，觀察期或長或短，全由訓導主任或生教組長自由心證、自行決定，在這段期間內，她們不被允許進入教室、只能待在訓導處或輔導室被觀察、輔導或者是看書、睡覺，下課時也不能跟同學說話，最後再由訓導處、輔導室共同確定這些中輟生的行為舉止、生活作息、服裝儀容可以遵守學生的本分之後，再會同班導師同意，才能讓她們重新進入教室。

²由於處於「觀察期」這段時間，她們只能待在輔導室，不能進入教室大樓，所以研究初期，我都是在學校輔導室的諮商間和她們進行深度訪談。另一位研究參與者美如，雖然是在校生，不過因為本研究所尋找的研究參與者是學校師長眼中的「問題學生」，學校老師為了避免研究參與者成為同學眼中的特殊份子、會引起污名標籤或認同模仿的作用，便要求我在輔導室進行訪談，不要進入她們教室。因此，美如的部分，我同樣是利用午休時間及自習課才邀請她過來輔導室接受訪談。

至於校外生活的參與觀察部分，一開始或許因為雙方的關係建立不夠深厚，而且對女孩們來說，放學後的時間是她們唯一可以自主掌控的時間，她們通常安排很多活動，例如和男友約會、和朋友一起玩樂、處理事情、談判、約打架、打工等，放學後的她們可以說比白天更為忙碌，時間也更為寶貴。所以對於我所提出的觀察校外生活的邀請，女孩們都表現出為難的神情，我也就不再勉強。因此，研究初期我是以深度訪談作為主要的資料蒐集方式。到了研究後期，研究參與者已經國三下學期，接近快要畢業的階段，學校對她們的管制放鬆，小宣又轉學到中途學校，時間上比較有彈性。再加上我和女孩已經建立足夠的信任關係，所以當我提出希望能有機會在校外和她們見面，或是看看她們在校外的生活，例如打工場所、或是常去玩樂、消磨時間的地方，她們都答應了。因此研究後期所蒐集的觀察資料，可以用來補充之前只有訪談而沒有參與觀察的缺憾。

學生鑑定安置輔導小組」評估學生狀況，做適切之安置措施，學校也有義務積極協助輔導復學。但是，實際上，因為學校對於中輟生幾乎都已經認定是「壞學生」，不希望這些學生重新回到校園，造成管理上的困難。因此，學校通常會利用法令的模糊地帶，發展出各種柔性拒絕學生復學的手段，「觀察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

² 由於觀察期的規定嚴苛、細瑣，想要復學的學生通常很難達到所有校方的規定，因此，校方的「自由心證」成為決定學生是否可以繼續留下的關鍵。多數復學生會因為觀察期無法完全符合規定，一再地被刁難、延長觀察時間，因而不耐辦理復學、再度中輟。

貳、研究歷程

由於質性研究的設計十分具有彈性，可以先帶著粗略的研究方向，隨著對情境的逐步瞭解，而逐漸聚焦（潘慧玲，2003：18）。因此，當我開始要進入研究現場時，其實內心並沒有明確的研究設計，只是知道自己想要做的主題和青少年的文化研究相關。後來的發展就誠如研究緣起裡的描述，透過艾瑞克的協助，我進入他所任教的學校尋找適合的研究對象。

一、進入田野

2004 年 2 月底，我先以實習老師的身份，跟著艾瑞克去他所任教的三年級班級觀察學生上課，一方面先熟悉該校情境、和學生建立關係，另一方面，也正式與輔導主任碰面，並提出將在該校進行青少年文化研究的邀約。在跟主任溝通的過程中，我先表明自己還沒決定研究架構，只是對女學生的次文化、尤其是一些比較叛逆的女孩文化很感興趣，因此我會先跟著艾瑞克去上課以便認識多一些學生，同時也希望輔導室能讓我以認輔老師的身份接觸一些他們所定義的「問題」女學生，例如中輟生、高關懷學生、或是由訓導處、導師轉介輔導的學生，之後再由我視情況向學生提出研究的邀約。經過主任同意之後，我也透過艾瑞克認識了輔導室其他兩位任教於二年級的輔導老師，由於艾瑞克所任教的班級是三年級的學生，五、六月馬上就要面臨畢業和學測等變動，國一的學生剛入學一學期，又尚未形成明顯的次級文化，因此我將研究參與者鎖定在國二的女學生身上。同時艾瑞克也向我透露學校裡頭二年級的頭痛人物都是由淑華和桂香兩位老師負責。因此我也向兩位老師說明我的研究主題，並請求她們的協助，幫我轉介適合的學生接受訪談。與田野裡的重要守門人建立關係之後，因為跟著艾瑞克去三年級上課，我也認識了三年級的「大哥」—大尾幫等人，有時我在輔導室會與正在蹺課閒晃的他們聊天，由他們那兒知道了不少西街國中的文化脈絡，這群男生雖然不是研究參與者，不過他們所提供的豐富訊息，十分有助於我理解學生的文化世界。

過了幾週，淑華老師剛好有位中輟的女學生想要復學，依據學校規定，學生在復學期間有一個星期的觀察期³，不能進入教室上課，必須在訓導人員或輔導

³ 不過後來根據我日後的觀察發現，所謂「一個星期」的期限，其實是根據學校訓導人員自

老師的監督下，觀察其行為品行有否改善，經過評估後才能回到原班上課。可是實際上，在她們復學的觀察期間，訓導處或輔導室的人員已經沒有多餘的心力可以來看顧她們，學校裡頭的現職老師也不可能有時間認輔她們，因此淑華老師很自然地想到了我，便詢問我有沒有意願和她做訪談。好不容易終於等到「有可能」的研究參與者出現，我當然立刻就答應了。還沒見到淑惠之前，我就知道她是西街國中的知名人物，常聽主任、淑華，或是艾瑞克談論她，他們都認為淑惠最適合擔任我的研究對象，因為她很愛講自己的事情、而且她算是西中的頭號大姊頭，故事非常精彩。只是她一開學就中輟，不知去向，現在既然要回來了，自然是我研究的不二人選。當時聽他們這樣說，其實我心中一直隱隱的擔心，不知會遇上怎樣的大姊頭，而且我一開始並沒有預期自己是要研究中輟生，感覺上這個研究突然變得難度很高⁴。但是，這些不安和疑慮，都在見到淑惠後就煙消雲散了。

二、遇見淑惠

第一次見到淑惠時，我剛從洗手間出來，猛地，淑華老師把一個看起來怯生生、很瘦小的一個女生推到我面前，還來不及反應就聽到淑華老師說：「你看，我說的沒錯吧！這個老師很漂亮吧！」我有點受寵若驚，心裡想著：「我沒有很漂亮阿！」不過她竟然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點點頭。我就說了一聲：「嗨！」，她也有點害羞緊張地說：「嗨 嗨！」。頓時間，我只覺得這個女生很可愛、很好相處。雖然我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只隱約猜測她應該是她們先前說的那位輟學中，要來辦復學的學生，只是和我想像中那種很兇、很屌的「太妹」實在差得很遠。於是我們進了輔導室的一間諮商室，有舒服的沙發和抱枕，可以很舒適地坐在沙發上、抱著抱枕聊天。一開始，因為雙方從來沒見過面，也不瞭解彼此的背景，難免有些尷尬、害羞的感覺，為了消除她的不自在感，我並沒有一開始就直接切入主題，向她作自我介紹、提出研究邀約，而是先從她身上的飾品、打扮尋找一些她感興趣的話題，隨意地亂聊。

我們才聊沒多久，突然艾瑞克又推進了一個女學生說：「這位大姊姊想要跟你聊一聊！」，我跟她打過招呼後心想：「嗯！這應該就是之前艾瑞克提過的那個很 T 的學生」，正在想兩個人同時都在應該怎麼進行訪談時，沒想到小帥一進來

由心證而可彈性延長或縮短，關於「觀察期」的問題還會在研究發現中進行分析。

⁴ 因為中輟生的行蹤很難掌握，我當時會擔心研究參與者流失的問題。

就和淑惠顯得十分熟絡，兩人好像很久沒見地「呼來叫去」的，可是我一時判斷不出她們的交情是好還是壞，因為兩人看似很熟，可是講話的語氣又很衝，接著兩人就開始講起一大堆「外星話」了。其實她們並沒有故意要使用一些我聽不懂的語言，只是遇到自己人，她們的「行話」、「黑話」自然而然就出現了，我大概只知道她們在講之前發生的一些是是非非、一些人，可是對於細節卻聽得霧濛濛，一方面是行話太多、她們講話速度太快、另一方面也是對於對話內容的背景脈絡都搞不清楚。所幸，小帥馬上就發現我的窘狀，她很體貼地說：「等一下！我們不要一直講這些，老師聽不懂啦！」我趕緊說：「沒關係，你們講慢一點，我慢慢聽就會聽得懂。」於是小帥就跟我解釋說：因為淑惠和一個她很討厭的女生（小宣，也是後來加入的研究參與者）在一起，如果淑惠要回來的話，她要確定小宣有沒有和她一起回來，或是淑惠還有沒有和小宣在一起。後來經過好幾次的訪談，我才慢慢弄明白這些恩恩怨怨。接著淑惠問到小帥的女朋友如何之類的話題，我接著對小帥說：「喔！妳有女朋友喔！那妳是T囉！」小帥嚇了一跳說：「老師你怎麼會知道？」我說：「知道什麼？」，她說：「T、婆阿！」，我接著說：「這不是大家都知道！」，小帥：「可是很多老師都不知道」，可能是因為我很自然地就看見、理解她的性認同和性身份，所以小帥顯得很高興的樣子，無形中也拉近了我們的距離。可惜的是，氣氛才剛熟絡起來，午休過後的上課鐘就響了，小帥必須回去上課，本來她想繼續留下來，希望我請老師幫她簽假單讓她不用去上課，我去問了辦公室其他的輔導老師，但她們說不行，於是小帥很無奈地走了，並且承諾待會下課會再過來。

小帥出去後，我又繼續和淑惠聊剛剛她和小帥談到的話題。不過這時的氣氛已經與剛開始時完全不同，我們兩人的關係因為剛剛小帥的帶動而熟稔不少。淑惠變得非常健談、而且她的生活也十分地豐富、精彩，讓我不自覺地聽到入神，簡直有大開眼界的感覺，於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面竟然就從中午十二點半一直聊到下午四點。由於相處的感覺非常地愉快，我也發現淑惠的確就是我想要尋找的對象，於是我當下決定要邀請淑惠成為我的研究報導人。快接近放學的時候，我向淑惠說：「其實我現在是師大的研究生，我們要寫論文，我正在找研究的題材，我會來這裡也是因為想要瞭解現在的國中女生在想什麼？流行什麼？我覺得你的生活很有趣耶！妳要不要當我的研究對象？」，淑惠毫不遲疑地就回答：「好啊！」，反而是我嚇到說：「妳怎麼那麼快就答應了？不用考慮一下喔？」，淑惠說：「不用啊，考慮什麼？」，我說：「比如說，我們又不是很熟，妳幹嘛要相信

我？」，淑惠：「不會啊，就像我和我男朋友一開始也不熟，還不是被虧就認識了」我說：「喔！也對喔！可是如果是要做研究的話，以後我們聊天就要錄音，因為我要把這些談話內容打字打出來，再用一些理論分析來分析，這樣好不好？」淑惠：「好啊，沒關係啊」。雖然淑惠答應得很爽快，不過我還是依照研究倫理向她一一說明，這些訪談的文字稿除了我的指導教授和我自身以外，絕不會外洩給西街國中的教師、行政人員或學生知道，以及她擁有隨時可以終止參與研究的權利，⁵於是我們的第一次接觸就這麼順利地展開，並且很快地建立了研究伙伴的關係（田野筆記 930318）。

三、小帥的加入與退出

當天放學淑惠走後，小帥依照方才的約定跑來找我，因為輔導室的工作人員已經要下班了，我們便在校外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聊天。在談話的過程中，我也按照同樣的程序向小帥解釋我的身份、提出研究的邀約，她很爽快地答應了。隔天我就和小帥約在輔導室進行正式訪談，不過在後來的研究進行過程中，我發現小帥並不習慣對人坦露自己的私事，尤其當她發現這是一個正式、長期的研究，而非一、兩次的訪談而已，我可以感覺到她似乎越來越焦慮，所以她一開始拒絕讓我錄音、即使我改用田野筆記進行記錄，她也開始說話有所保留、甚至好幾次爽約等，所以後來我決定尊重小帥的意願，沒有將她的田野資料放入這個研究。可是，我對她的態度並沒有因此改變，只要小帥過來輔導室找我聊天，或是想和美如一起接受訪談，我都還是像對待其他研究參與者一樣地關心、陪伴她，只是有關她的談話完全不列入記錄，也沒有被放入論文作分析。

四、小宣的復學與美如的加入

接下來三、四月的期間，淑惠幾乎都被留置在訓導處或輔導室，而且我也擔心淑惠隨時有可能會回到原班上課，或是再度中輟，因此那段時間我密集地訪談淑惠，一個星期訪談二到三次，每次都在輔導室的諮商室暢談一整個下午。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四月底，淑惠再度中輟，這時我只好和主任及其他老師商量是否可以再介紹其他的學生讓我認識。從對淑惠的訪談中，我知道自開學以來就一

⁵ 其他研究參與者的邀請過程也十分類似，我都會先介紹我的身份、以口語的方式說明我的研究主題、目的，和她們在研究過程中擁有的權利和義務，經過雙方意願的確認後，才會開始進行訪談。

直輟學的小宣也是另一個重要人物，她和淑惠是共同闖出名聲的伙伴，兩人的關係時而親密相挺、時而矛盾糾葛，同時也充滿緊張的競爭關係，雖然開學以來小宣很少來學校，不過她已經從淑惠那兒知道我的存在。有次她來學校辦復學，我們也在輔導室打過照面，有過短暫的交談。因此，我一方面和負責小宣的桂香老師交涉，希望等小宣復學時，可以讓我有訪談她的機會；另一方面我也擔心自己的研究參與者太少，而且都是動向十分不穩定的中輟生，因此也請桂香老師再幫我尋找其他適合作為研究對象的在學女生。五月初，透過桂香老師的引介，我認識了同樣是小帥班上，另一群感情要好的女生小黨派包括美如、佳佳、惠君、欣怡，桂香老師挑選她們的原因是因為，這群人中有的有情感困擾、有的有自傷傾向、有的有嗑藥經驗，應該蠻符合我想要找的「叛逆少女」類型。我先對她們進行兩次的團體訪談，由團體動力中，我發現美如尤其是這群女生團體中的意見領袖，而且她的人際網絡和小宣、淑惠也有交織糾葛的關係。因此，團體訪談之後，我又單獨邀請美如成為我的研究參與者，她也很爽快地答應了，之後我都利用午休時間將她約到輔導室進行訪談。

與此同時，小宣在五月初回到學校辦理復學，可能基於之前淑惠和我所建立的信任基礎，小宣一回來學校就十分主動地表示希望能夠被我訪談，而且她剛回學校也一樣必須留在輔導室接受觀察，於是在徵得桂香老師同意後，五、六月期間我開始密集進行小宣的訪談。七月放暑假之後，由於手邊已經累積非常豐碩的訪談內容，只是苦無時間整理，於是我暫時先退出現場，進行田野資料的初步分析。

五、重返田野

隔年五月，我重新返回田野，一方面是希望繼續追蹤她們在國三這年的轉變，並且瞭解她們對於未來出路的打算，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整理田野資料之後，我發現還是有必要進行校外生活的觀察，才能更深入地掌握她們的文化意義，此外，我也希望可以訪談到和她們有較多接觸的老師，以便瞭解學校對於這群「在玩」青少年的看法和輔導管教方式。於是我再度返回田野，這時小宣已經轉學到中途學校，淑惠則成功返回教室，美如還是一樣待在原班。所以淑惠和美如的訪談，同樣是在西街國中的輔導室進行。小宣的部分，就直接約在校外進行訪談，此外，我也拜訪了中途學校的主任，並且由小宣帶領我參觀中途學校的環境、順便認識她在那邊所結交的朋友。這時，我再度提出希望能觀察她們生活其

他面向的要求，她們也都答應了，於是我們放學後會相約一起上網喀、泡茶店、在街上閒晃、我也可以去她們打工的場所探班等。師長訪談的部分，則是等青少女們於六月中正式畢業之後才展開，這麼做是為了避免因為訪談而影響到師長對於女孩的觀感或成績評比，我也可以比較沒有顧忌地提出一些對於校方先前處置的疑慮。畢業之後，女孩們擁有的空閒時間相對增加，我也變得更常和她們一起相約出遊，一直到七月中我必須赴美進修一年，才不得不退出現場。不過，在此之前，我很早就清楚告知女孩我即將出國的日期和原因，她們也都有做好我即將離開的心理準備，我們還留下彼此的聯絡方式，以便日後繼續保持聯絡。臨行的前幾天，我特地跑去她們工作的地點或家裡，向她們鄭重地告別，也正式地退出研究田野。

參、資料蒐集方法

在資料蒐集的方法上，我主要是以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資料的蒐集，有時也會視當時情境進行團體訪談，並輔以參與觀察或是相關的書面文件資料，以補充訪談之不足。資料蒐集期間為 2004 年 2 月到 6 月以及 2005 年 5 月到 6 月，橫跨了「在玩」青少女國二下學期到國三畢業的階段。以下分別由深度訪談、參與觀察、書面文件資料三方面，說明資料蒐集的方法。

一、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是透過重複的面對面接觸，以瞭解受訪者以自己的話對自己的生活、經驗或情境所表達的觀點。它的優點在於可以瞭解受訪者的思維過程，特別是比較細膩的心理變化，也可以在短期間內收集到大量的資料（范麗娟，2004：104）。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深度訪談，獲得有關女孩生活世界的豐富資訊，同時瞭解女孩對於這些生活經驗的主觀感受。此外，為了瞭解其他重要他人對於她們的看法，也為了多方檢核資料的信實度，部分學校師長和家長也被邀請成為訪談的對象。

（一）對「在玩」青少女的訪談

由於三位女孩在學校的身份不同，可供訪談的時間和時機也會因此有所變化。在我剛進入田野的時候，小宣和淑惠是中輟生，正處於「觀察期」的階段，她們只能待在輔導室或訓導處，不能進入教室大樓，所以只要她們有來學校，我就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在和她們在輔導室進行訪談。美如是在校生，在學校的時間

大部分都必須依循學校的作息上下課，唯一可茲利用的訪談時間就是中午四十分鐘的午休時間，訪談前必須先由輔導老師出具請假單。偶爾遇到自習課也可以過來，只是需要先向導師請假。所以美如的訪談時間沒有像淑惠和小宣那麼充裕，常常因為上課鐘響就必須中斷。在資料蒐集的完整性上面，以小宣和淑惠所提供的訊息最為豐富。研究期間，淑惠接受過十五次，小宣與美如則接受過十一次的正式訪談（詳細的訪談時間表，可參見附錄一），訪談內容包括她們的愛情、友誼、學校、幫派、工作、家庭、流行文化、以及對未來的期望等，盡量涵蓋她們生活的各個層面。

訪談時，Mishler(1986)認為傳統半結構式的訪談，很難容許受訪者敘說故事，唯有非結構性的訪談才能讓受訪者自由地敘說故事。因此，我幾乎都是採取開放式的問題，例如：「最近有沒有發生什麼事？」、「妳最近在幹嘛阿？」、「假日在做些什麼？去哪玩？」等開放性的提問方式，讓受訪者有較多的掌控空間，決定她們要講什麼？想講什麼？有時，當她們停頓下來或覺得已經講完時，我也會再針對剛剛她們所敘說的事件，提出一些問題，以澄清不確定之處，同時我發現提問還可以不斷促使對話的進展，以鼓勵她們盡量採「敘事化」(narrativization)的方式敘說其經驗與事件。如果想要瞭解一些比較抽象的觀點時，我也會透過一些具體事件和情境的引導，再順勢詢問她們的感覺與想法。所有訪談過程我都以錄音機全程錄下對話內容，再繕打成逐字稿，事後也有作訪談筆記，以記錄研究省思和錄音無法記錄到的細節。

有時候，訪談也會以團體訪談的方式進行，不過這種訪談形式很少是我刻意安排的。有時是因為桂香老師想要幫我尋找適合的研究參與者，因此找了一些學生先來和我聊一聊；或者是像美如剛開始因為害怕接觸陌生的訪談者，而刻意拉一些自己的好朋友作陪；甚至，有時候是某些學生剛好都在輔導室閒晃，很好奇我在幹嘛，同時也和我的受訪者認識，便「很自然地」大家一起坐下來聊，因此研究的過程實則十分動態與彈性，故事中出现的人物也不只小宣、美如、淑惠這三位主角，有時還會包括她們的重要他人如好朋友、死黨，或是三年級的大哥們加入。不過，到了研究中後期，由於輔導室老師發現學生會「一窩蜂」地藉故要請假，以便跑來給我訪談，所以後來主任和我溝通，希望減少多人訪談的機會，儘量一次以一人為主，因此到了後期比較多是一對一的個別訪談。團體訪談的時候，由於有些人一開始沒有參與，不知道我是在進行研究，因此我會重新說明我的身份，以及我們的談話內容會被錄音，在確認過她們的參與意願之後，才會進

行團體訪談和錄音。

（二）對師長、家長的訪談

在研究後期，我覺得有必要訪談與女孩們有較多互動的師長，尤其是那些有權力處置女孩、影響女孩去留的老師們，例如，如生教組長、女孩的導師，以便瞭解校方在輔導與管教這些愛玩青少年時的觀點為何，基於哪些理由而做出這樣的處置？於是，我透過輔導主任的協助，邀請到生教組長、小宣的導師、淑惠的導師，以及輔導主任本身，分別對他們作了一次的訪談。比較可惜的是，我沒有邀請到美如的導師，無從得知他的觀點。在訪談之前，我擬了一份訪談大綱（參見附錄二），請他們先行過目。由於導師們都知道我有在訪談他們班上的孩子，為了避免他們覺得我是在質疑或檢視他們對待特定孩子的態度，而心生反感、拒絕被研究，所以我所擬的訪談問題以一般性的教育理念為主。在訪談過程中，如果老師主動提到我的研究參與者，我會再請他們多作一些描述，也會適時地詢問他們的處置方法為何？理由為何等。每位老師的訪談時間都在一到兩小時之間。另外，我也有訪談中途學校的主任，因為他可以協助我瞭解這些叛逆的孩子被迫離開校園之後，究竟去了哪裡，他們在那裡的上課和適應情形如何？而且主任長期在西街從事社福工作，對於西街的地方特性有非常深入的瞭解。所以當我一問到西街的特性時，主任馬上很自信地說：「西街我是專門的」（中途學校主任訪940622），從他身上，我獲得了不同於主流學校教育的社福觀點，可以說是一項額外的收穫。我對主任所進行的訪談長度為一個多小時，訪談大綱可以參見附錄三。在家長的部分，由於我知道女孩們的家長都很忙碌，所以我並沒有刻意提出訪談家長的要求。只有小宣畢業時，我去參加她在中途學校的畢業典禮，剛好遇到小宣的媽媽，於是我便主動向她作自我介紹，並且徵詢她是否願意接受我的訪談，她很快地同意，我們便直接借用中途學校的一間教室，進行將近一小時的談話。訪談的重點放在她對小宣的管教方式、親子關係與互動，對於小宣成長過程的轉變、以及西街國中輔導管教小宣的方式有何看法。

二、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可以幫助我看見「在玩」青少年在生活世界裡與他人的真實互動、更加理解她們所處的情境脈絡，也可以回過頭來印證訪談的說法。在她們國三下學期時，由於我已經和女孩們建立足夠的信任關係，當我提出希望能有機會在校外和她們見面或是看看她們在校外的生活，例如打工場所、或是常去玩樂、消磨

時間的地方，她們都答應了。只是參與觀察需要有機緣和條件的配合，所以我參與的程度，會依每個女孩的情形而有所不同。以小宣來說，當時她已經轉學到中途學校，所以時間較為彈性，我們常一起去網咖、小吃店或待在她家等。在網喀陪她玩遊戲軟體的過程中，我可以觀察到她和網友的互動，以及她在網路世界裡的身份和角色。有一次她和網友在網路聊天室發生激烈的爭吵，當時我剛好在線上，她就把我加入為使用者之一，於是我透過網路即時通(msn)旁觀了她們的整個吵架過程。而我們常去的小吃店位於中途學校旁邊，是那裡的學生下課後聚集的場所，因此只要我和小宣坐在那邊聊天，不一會兒就會有小宣的朋友加入聊天或打招呼，我可以觀察到她和同儕朋友的實際互動。由於小宣家裡常常只有她一人，她又很怕寂寞，所以小宣也很喜歡帶我去她家，這時她會拿出家裡所有的寶貝、包括家庭相簿給我看，一一向我介紹家中的親族成員。甚至小宣畢業後，我也在她媽媽的請託下，陪同她一起去找工作、面試，瞭解她的工作環境。這些不同生活面向的參與，都有助於我更深入地瞭解小宣。

淑惠則是因為每天放學後和假日都要去小吃店打工，比較沒有閒暇時間和我出外遊蕩，不過我會在生意比較清淡的時間，去她打工的小吃店找她聊天，有時候剛好訪談到放學時間，我也會騎摩托車接送她回家換衣服再送她去上班。我一邊騎車，她會一邊跟我介紹社區附近的地理環境，以及那些地方對她的意義為何。

美如放學後同樣也要去飲料店打工，不過她的工作時間比較短，所以除了載她去上班、順便觀察她的工作情形外，我曾經和她的姊妹淘以及小帥，一起去泡沫紅茶店喝茶聊天，上網喀還有在街上閒晃。我們在街上閒晃的時候，她同樣會邊走邊跟我介紹這些地方對她的意義，例如哪裡是她們經常聚會的地方，哪一家店她曾經在那裡工作過、哪個男朋友住在這裡等。她們不只對這個社區瞭若指掌，走在路上還常會遇到認識的人呼來喊去地打招呼，例如有一次美如坐在泡沫紅茶店跟我聊天聊到一半，突然衝出去追著一個女生跑，我起先還以為她遇到仇家，後來才知道原來那是她認識的一個妹妹，她已經蹺家一陣子了，她是要去規勸她回家。接著走一走我們又遇見她剛分手不久的男友阿龍，恰好可以印證到她之前對男友的描述，和我的想像是否有差距。總而言之，和她們一起在路上閒晃，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沒作什麼，但在無所事事底下，其實我可以親身體驗到她們日常的生活方式，與各式朋友互動的方式、並且直接感受在地的社區環境如何影響她們成長。因為校外觀察是在一種自然的情境下發生，所以我不會立刻書寫現場觀察筆記，以免她們覺得不自在。我都是等離開現場後，再找個地方盡可能地回

溯方才發生的情景並記錄下來。整體而言，在參與觀察的次數上，小宣遠多過於淑惠和美如。

三、文件分析

除了觀察和訪談之外，我也會適時請受訪者提供一些現場原本存有的或現場人們產生的文件資料，如研究參與者的信件、課本、成績單等，以輔助分析並作資料的檢証。比較特別的是，小宣還會將家族照片帶來學校，和我分享她的家族史、生命史，這同時也是分析資料的來源之一。

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參與者

本節介紹「在玩」青少女所就讀的西街國中以及該社區的特性，並對三位愛玩青少女的背景資料和個人生命故事，先作一完整的描述。

壹、研究場域

一、官方社會：西街國中

西街國中是一所歷史悠久的中型學校，⁶位於都市中心的老舊社區。走進這個社區，就可以從周遭老舊凌亂的低矮建築、以加工業和汽車工廠為主的店面型態、錯置在巷弄間大大小小的廟宮、還有路邊行人的穿著、語言，很快辨識出附近是以勞工階級為主要的人口組成，附近還有幾個小型公園、一個大型公園，都是學生常去聚會、玩樂、談判的場所。根據學校老師的描述，該校學生家長的職業多半是附近市場、夜市、鬧區的小販，因為忙於生計、工時又長，很少有心力照顧孩子。同時因為該地早期開發時以商業買賣為主的經濟型態、容易產生地盤糾紛，加上現金大量流動交易的特色，造成該地長期為各方角頭勢力所盤據。由於這個地區的幫派勢力非常活躍，學生加入幫派、打架、吸毒、犯罪的情況十分普遍，因此西街國中的學生是出了名的不好帶，除了正式教育體系以外，也是社工團體、教會機構服務的重點，他們會在幫派份子和中輟生習慣聚會的特定場所附近設立服務站，或固定與學校合作進入校園實施生涯教育或是團體輔導，所以除了學校老師之外，也可常看到不同組織的社工人員或是警局的少年警察隊在學

⁶ 西街國中創校至今約五十年左右，總班級數超過八十班，另附設國中補校。

校進出。

二、地下社會：角頭勢力

西街國中位處角頭勢力林立的地區，學生的次文化自然也會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而發展出另一套違反官方社會的價值體系和地下社會。我剛開始進入這個學校時，因為觀摩艾瑞克上課而認識了三年級的「大哥」，以大尾為首的四人幫。有一天當我在輔導室遇到蹺課的他們時，他們好奇地問起我的身份和研究內容，我說我想要瞭解西街國中的學生文化，這時大尾很快地就反應說：「喔！你如果要瞭解西街國中，那就要從我們的黑道背景開始瞭解起。」（田野筆記 930319）後來，大尾等四人幫就開始幫我惡補西街的地下社會，他指出現在校內的角頭有兩個，一個是他自己，名叫大尾幫；另一個已經帶回家管教了，稱之為阿達幫。由於他們兩人分屬於不同派系的角頭勢力，再加上一山不容二虎的心態，從國中開始就是死對頭。現在在西街國中裡頭，各有一群支持他們的勢力、彼此經常看對方不順眼、私下相互較勁。等到認識小宣、淑惠和美如之後，我也驚訝地發現她們的生活世界的確都環繞著這個地下社會運轉，學校的師長、秩序、同學、成績等，反而都不是她們關注的重點。

貳、研究參與者

一開始會接觸這個田野，是因為艾瑞克跟我描述了一群具有鮮明叛逆形象和反抗色彩的青少女，而吸引我走進田野與她們相遇，因此，我的研究順序其實是先認識她們之後才嘗試著來界定我的研究參與者是怎樣的一群人。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時期，透過不同的管道認識她們之後，我才發現其實她們原本就互相認識、人際網絡也都是相互交織的。淑惠、小帥原本都是同屬阿達幫的角頭勢力，不過國二小宣從外地轉學過來之後，認識了淑惠，兩人氣味相投越來越要好，後來她們又一起認識了外面的幫派份子，便一起跳槽到外面的幫派，因此引起小帥極度不滿，並一直懷恨小宣拉走了她的好麻吉，而美如則是角頭阿達的女友，因此原本大家都是常混在一起的朋友，直到淑惠、小宣跳槽後，她們漸漸心有嫌隙，互動才變得越來越生疏。縱使她們因為派系之分，看似走上不同的道路，可是相似的生存位置還是建構出相似的文化、認同和價值觀，因此，她們的文化可說都屬於西街地下社會的一環，或者說她們的生活和經驗，某種程度地反映出都市勞工階級地區幫派少女的文化和認同。

那麼在這個研究中，究竟誰是象徵叛逆形象的青少女哪吒⁷呢？對我而言，是接觸淑惠之後，我才變得越來越清楚自己想要尋找的研究參與者，是與她同一類型的那群青少女，她們有著極為類似的生存位置、文化經驗和價值認同，不管是因為階級或是性別表現的緣故，她們被學校、社會歸類為「壞女孩」，她們是主流文化所極力排拒、邊緣化的異類。從學校觀點來描述，這群人可以說是「問題」、「麻煩」的代名詞，或許用更官方正式的說法，可以稱之為處於「高關懷」狀態的青少女。當我在向學校老師說明我想要尋找的研究對象時，只要我說想找那種：比較不愛讀書、比較叛逆的、有問題行為、情感關係複雜等的女生，通常老師們很快就會聯想到適合的人選；相反地，當我向研究參與者說明時，為了避免污名的標籤，我會說我想找的是「比較叛逆」、「有自己想法」、「不是一般乖乖牌」的女生，她們通常也很能夠認同自己是一個叛逆的女生，甚至帶點自傲地覺得自己跟一般那種「只會讀書」的乖乖牌很不一樣。面對不同對象採用不同的說法，並不是刻意地要取悅或討好誰，而是我清楚地意識到我所面對的是兩種承載截然不同價值體系的對象，因此，我選擇用她們能夠理解、認同的語言來尋找那些哪吒同路人，並且在兜了一大圈之後才發現：的確，她們都是同路人。以下分別介紹三位主要研究參與者的背景資料。

一、淑惠（綽號「閻王」）

「閻王」⁸這個名字，是淑惠在外面混時，闖出來的名號。這個外號的由來是因為她的外型看來瘦小黝黑，與民間傳說中某位掌管地獄鬼魂的男性王爺十分相似。而且據閻王所言，在外面混時只要報出她的名號就可以嚇到對方，所以大家叫她這個外號，而非原來那個聽來乖順、女性化的名字。研究初期，淑惠很喜歡跟我談論她在外面的豐功偉業，卻不太喜歡提到她的家庭背景。有時，我問到父母的職業，她會以「不知道」含糊帶過，或是說：媽媽在附近的宮廟打雜，

⁷ 在《封神演義》的神話故事裡，哪吒忤逆父親、貪玩闖禍、最後還剔骨割肉、追殺生父，這些違反倫常的行徑，使得他成為叛逆不羈青少年的代名詞，不過也因為他的潑辣犯上具有嘲弄父權封建體制的意味，所以當代的新編文本常喜歡以哪吒的故事為原型，提出對體制或主流意識型態的挑戰（龔玉玲，2003）。因此本論文以「青少女哪吒」為名，乃是希望藉此象徵研究參與者的叛逆特質，同時又可表明我的研究觀點，並非從問題或偏差的角度來解讀她們的叛逆行徑，而是希望透過她們的反叛行徑，揭示主流教育體制的問題。

⁸ 「閻王」是我幫她取的化名，不過她真實的外號，也是取自一位掌管地域鬼魂的男性王爺名稱。

再想追問詳情，她又說不知道了。不過從其他訪談內容可以推敲得出她的家境不是很好，因為她常常會提到要「ㄅㄨˊ 錢」（想辦法弄錢，通常是指透過非法的手段獲得金錢）或是未來想讀職業學校，可是學費太貴念不起的困境。到了研究後期，也就是她國三下學期的時候，隨著我們之間關係的進展，她才開始願意主動向我揭露過去一直隱藏的部分。淑惠的爸爸是金門人，與身為泰雅族人的媽媽在台北相識、戀愛、結婚，原本，兩人是靠一起賣衣服維生，不過在淑惠出生前，爸爸因為中了六合彩數百萬元的獎金，於是，他們就結束賣衣服的工作，開始坐吃山空的日子，所以淑惠有時會自豪又帶點不甘心的語氣說：「在我小時候，我們家很有錢，超有錢的，是我們這附近社區最有錢的 就是附近鄰居都沒有錢就對了，一台電視機都捨不得買，只有我們家有電視機。」（淑惠訪 940513）。可惜的是，爸媽當時沒有繼續工作，再加上淑惠小時候體弱多病，一個月有二十幾天都在住院，很快就把這筆意外之財花個精光了。之後，家裡的經濟狀況就一直走下坡，爸爸先去當組頭賣六合彩，不過因為六合彩的非法性質，使得爸爸被抓進牢裡好幾次，每次保釋金動輒都需要一、兩萬，家裡經濟更是雪上加霜，媽媽只好去茶店陪酒，想辦法賺錢、籌錢，以保釋爸爸出獄。令我敬佩的是，在這麼艱困的經濟環境底下，淑惠的媽媽卻展現出非常強韌的生命力和生存智慧，淑惠曾說媽媽雖然不識字，可是卻很厲害，懂得如何去申請各種社會福利金。例如她們原本就有申請低收入戶的補助，不過為了符合其他類別的補助，媽媽與爸爸假離婚，以申請單親家庭補助；把淑惠的戶口遷到媽媽名下，以申請原住民的身份補助，除此之外，媽媽辦了多張現金卡，利用以卡養卡的方式，不斷循環負債，雖然淑惠不知道媽媽實際負債的金額，不過她和姊姊都非常擔心媽媽長期欠下的債務，不知將來會發生什麼難以逆料的後果。

淑惠還有一個姊姊在酒店工作，由於姊姊以前也是學校的大姊頭，兩人都是靠自己闖出名聲，所以她和姊姊的感情很好，常會互相交流街頭生存的技巧。淑惠剛開始常提到姊姊有位男友，可是她的男友還有一位正牌女友，所以姊姊算是人家的「小老婆」，而且那位男友還是靠正牌女友供養的「小白臉」。到了研究後期，可能因為感受到我對同志議題的友善態度，她才告訴我姊姊的男友其實是「女生」，只是她是「男性化的那種」。研究過程中，每次從「事實」的隱瞞到揭露，我常常有很心疼的感覺，心疼因為社會強加的污名、標籤，使她這麼小就得背負著巨大的羞恥感和罪惡感。因此，表面上看來，淑惠雖然很強悍甚至是兇狠，但我也深切感受到她的另一面其實是個非常敏感、成熟的孩子，因為敏感於主流社

會對於階級、種族、性傾向的偏見和歧視，所以她必須很辛苦地隱藏許多自己覺得不光彩的事情，以贏回那些被挫傷的尊嚴。

當我問起她從小到大的轉變，很令人訝異的是，她國小時曾經是資優生，而且鋼琴彈得很好、還得過獎狀。她自承最大的轉變發生在國中，因為國一下學期時，愛上一個三年級的大哥王明倫，為了融入他的生活及朋友圈，淑惠自己也開始「變壞」，跟著抽煙、喝酒、蹺課，即便後來兩人分手，淑惠為了氣他，故意讓自己過著更加放浪形骸的生活，於是便加入阿達幫，開始嗑藥、蹺家、蹺課，也因為這樣而需要大量的金錢，國二上學期，由淑惠帶頭勒索、恐嚇、打架、賣藥等風波頻傳，西街國中差點要將她強迫轉學，後來因為媽媽向校方表達堅持不轉校的意願，才得以繼續留下。因為缺錢、也因為認識地方角頭勢力的關係，她常跟著家將團的陣頭出陣，在裡頭擔任打鼓的工作，有時也會在小吃店打工、當服務生。當我認識淑惠時，她正值國二下學期。寒假期間因為在公園閒晃，遇到一群幫派份子搭訕，因而開始和其中一位男性小毛交往，並且從阿達幫跳槽加入小毛所屬的幫派。開學後，小毛因為還是夜校的學生，晚上要上課，白天要去加油站打工，可以陪淑惠玩的時間只有晚上下課以後，也就是半夜到凌晨的時間，所以寒假過後剛開學那段時間，淑惠因為晚上都和男友一起玩到凌晨三、四點，早上爬不起來，就中輟了一個多月左右。等我進入田野沒多久，淑惠剛好來校辦理復學期間，透過輔導老師的介紹讓我們互相認識，在經過第一次見面聊天之後，淑惠立刻很爽快地答應參與我的研究。不過，訪談進行到四月底的時候，因為不能抗拒乾姐免費提供毒品的誘惑，淑惠又開始用藥、半夜跑舞廳、隔天上學睡過頭，沒有完成復學程序。五月底時，媽媽來校跟生教組長和輔導老師理論，希望學校不要那麼嚴格限制復學的門檻，最後校方同意將淑惠的觀察期放寬為五天。於是，那五天裡頭，淑惠在媽媽和男友小毛的督促下，每天都到學校報到，終於在國二學期末前順利復學成功。國三時，淑惠和小毛的感情持續穩定發展，淑惠開始利用放學後去小吃店打工，以為將來兩人共同生活作準備，三月時，小毛被徵召入伍，淑惠持續打工，但因為對升學沒興趣，而且她可以念的學校，都是私立學校，學費過於昂貴，她最後選擇不去考學測，畢業後繼續留在小吃店工作。

二、小宣

小宣的爸媽都是閩南人。家裡的經濟情形隨著父母的婚姻狀況而經歷一些變

化。小時候，爸爸在空軍服役，收入豐厚，她又是家中唯一的小孩，家人都把她捧在手心上疼愛，還在襁褓時期的她，就已經跟著爸媽去過美國的迪斯奈樂園，可以想像當時家境的優渥。每當追憶起童年生活的幸福甜蜜時，小宣最喜歡拿出一本本厚重的家庭相簿，邊翻閱邊追憶小時候的點點滴滴，裡頭每一張照片都經過媽媽的手工剪貼、設計花邊，一旁還用美術字加上旁白，記錄事件發生的時地。看著她小心翼翼捧著相本、得意展示的樣子，我知道那疊相本珍藏著她最幸福美好的童年回憶。可惜好景不常，當她爸爸從軍隊退伍之後，因為投資生意失敗，花光了所有積蓄，家裡的經濟頓時陷入困境，最後因為爸爸的外遇，造成父母離婚，小宣跟著媽媽一起生活。小宣的媽媽是個醫院護士，一份微薄的薪水加上長時間的工作時數，很難照顧年紀還小的小宣。所幸外公外婆住在附近，開了一間洗衣店，擁有一些積蓄，不時會伸出援手幫助她們。後來母親再婚，和繼父生了一個妹妹，與小宣相差六歲。小宣很疼愛這個同母異父的妹妹，不過因為繼父和媽媽的感情時好時壞，吵架時，兩人會有肢體衝突，小宣因此認定繼父欺負媽媽，加上繼父不但很少拿錢回家，還因為做生意的緣故而向媽媽借錢，導致媽媽的負債，所以她總是恨恨地稱呼他「吳先生」、「那個人」，拒絕叫他爸爸，兩人關係也因此陷入僵局。影響所及，小宣越來越討厭回去有吳先生在的家，直到國三，小宣媽媽和吳先生離婚後，小宣才比較常回家。

小宣在學校裡頭最大的轉變發生在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她被編入一個以嚴格出名的老師所帶領的班級，當時學校正在招收田徑隊的隊員，小宣很想參加，可是導師怕學生參加田徑隊會荒廢課業，因此嚴禁全班學生加入。小宣不顧老師的阻止還是堅持參加，並且還擔任田徑隊隊長，因此，和導師展開一系列的對抗和衝突，甚至曾經在課堂上拿椅子砸老師。當然，小宣在那個學校從此也成為惡名昭彰的壞學生。國中時，在媽媽的苦心安排之下，特意讓她離家就讀一所昂貴的私立住宿學校——晴陽中學，希望她能因為脫離原先的環境而「變好」，可是小宣到了晴陽中學依然惹出許多麻煩，國二時小宣便主動要求轉學回到原先的學區西街國中。那陣子，淑惠剛好發現自己當時的男朋友竟然還有其他交往的女友——小宣，因此小宣轉學到西街國中第一天，淑惠就帶人來堵小宣，兩人相約放學後要「冤家」（打架），所幸小宣的乾姐一聽到這個消息也立刻帶人來支援，才弭平了一場可能的惡鬥。在那場衝突之後，小宣和淑惠發現彼此都是敢衝、愛玩的人，在性情相投、互相欣賞之下，兩人反而變成好友，淑惠帶著小宣加入她原先所屬的學校角頭派系——阿達幫，她們一起出去玩、一起蹺課、蹺家、打架、照

護彼此的安危。當我剛認識她們時，小宣和淑惠一樣，剛認識外面的幫派份子，並且和這群幫派份子的大哥—超哥，剛成為男女朋友，為了和超哥有更多相處的時間，小宣從國二的寒假過後便沒有來上課，直到五月初才回校辦理復學，接受觀察。不過，小宣在辦理復學過程中，出席率還是很不穩定，再加上導師和班上學生家長的阻撓，最後並沒有復學成功，國三時，小宣被迫轉到一所中途學校就讀。在中途學校這一年，小宣還是經常蹺課，也一直和超哥維持男女朋友的關係。畢業後，男友去當兵，小宣則打算直接找一家美髮院工作，一邊學美髮技術、一邊賺錢等男友回來。

三、美如

美如的爸媽都是閩南人。爸爸原本是水泥工，不過因為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常常接不到生意，久而久之，形同失業狀態賦閒在家，除了偶爾出去打零工之外，大部分都以喝酒、找朋友來打發時間。家裡主要的經濟支柱是媽媽和哥哥。媽媽在賭場幫忙看場子、買菸酒、用摩托車接送客人，哥哥已經國中畢業，在印刷廠工作，兩人都是從事辛苦的勞力工作，除了工時長、薪水少外，還常要日夜顛倒的排班，所以美如只要回家幾乎都是一個人，三餐也全靠自己打理。為了幫忙家計、賺取零用錢，美如也常利用假日去附近的小吃店或飲料店打工。

國小時，美如算是成績中等、循規蹈矩的學生，不過自從國一下學期和阿達交往之後，美如開始念不下書、也因為認識許多乾哥和男性友人，交友和生活圈擴大，因此玩得越來越凶。國二時，美如班上換了一位全班都很討厭的導師，因為不想看到導師，所以美如開始蹺課。不過她很精明，蹺課只蹺上午，下午還是會去學校，所以沒有變成中輟。一直到學校通知家長，被爸媽打罵之後，美如才又恢復正常的出席狀況。不過，美如即使有去上課，她上課時也都是在發呆、聊天，對於課業一點都提不起勁。

美如雖然非常重視和阿達的這段感情，兩人卻常常吵吵鬧鬧、分分合合，每當美如因為阿達而傷心難過時，就會去嗑藥、天天喝酒、大量抽煙，刻意用傷害自己的方式來氣對方，同時抒解自己的心情。在我訪談美如的那段期間，阿達雖然是國三生，不過已經被學校勒令帶回家管教，還因為多起暴力傷害事件而必須經常出入法院受審，美如因此一直掛心男友的審判結果，話題內容常常環繞在兩人之間紛紛擾擾的感情問題。國二下，因為阿達一再地在感情上背叛她，美如終於痛下決心和阿達分手，之後又陸續和小馬、國強、阿龍交往。不過這幾段感情

都沒有維持很久，因為國強會動手打她，阿龍則有嚴重的藥癮。國三下學期時，美如發現自己意外懷孕，孩子是阿龍的，可是因為兩人的經濟、感情基礎都不穩，最後美如決定找密醫進行人工流產手術。經過這件事之後，美如和阿龍也分手了。至於未來的願景，美如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對她很好的男生，也希望自己可以考上公立的護專，以後當一個護士，比較好找工作。

第三節 資料分析與處理

壹、資料的分析方法

在研究資料的分析上，我先藉由反覆的閱讀逐字稿、田野筆記，相關書面文件，讓自己完全沈浸在資料中，這段時間我會隨時將想到的分析概念標註在資料一旁的空白欄，並在重要的段落劃上底線，註明此一段落的主題。同時也在另一本空白筆記本上，寫下所有田野資料呈現的主題。接著，我會一邊閱讀相關的文獻，參考它們的架構與分類，刺激自己的思考，經由反覆的推敲與分類，將多種相似的主題歸納為同一類別。最後，將相似類別的資料依照事件發生的場域，區分為家庭、社區、學校、愛情四部分，再依照這些文化經驗的特性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與探究。例如我先區分出「靠自己長大」和「家庭關係疏離」這兩個主題，再將這些相似的主題歸納為「家庭文化」的類別，而這個類別和其他「底層階級的經濟結構」、「種族身份的運作」、「潛在的階級傷害」等類別，都是在「家庭」這個場域所發生的經驗，依此形成本研究的架構。

貳、資料的呈現方式

一、章節的安排

在擬定論文架構的時候，我一直在猶豫到底該個別呈現這些青少女的生命故事，還是應該以類別的方式，依照她們生活世界的不同面向作分類，後來我決定選擇後者，原因有以下兩者。首先，在訪談過程中我發現，我的受訪者都不太善於以直線性的進程說出自己的生命歷程。她們可以經由我的提問、引導，而針對某個印象深刻的生活片段、人生重要時刻作鮮活細瑣的描述，可是要請她們回溯從小到大的生命故事，對於很少有機會整理自我生命經驗的她們而言，是一件很

困難的事情。因此，倘若以個人的生命故事作呈現，可能會因為她們所提供的資料不夠豐富，而遺漏許多重要的轉折或訊息。但我又考量到讀者在進入她們的生活世界之前，應該先對她們三人的背景有一整體性的瞭解，才不會有失脈絡之感。所以我在第三章研究方法的第二節研究參與者，以個人小傳的方式，簡單交代她們三人的家庭背景和個人成長史，以補充用類別方式呈現的不足。第二，本研究所採用的認同觀是建構主義式的認同，主張認同雖然不是一種穩定、一致的東西，但是相同的性別、種族或階級基礎還是很容易建構出相似的認同。因此以生活世界的不同場域作分類，可以幫助我瞭解三位青少年在相似的情境脈絡下，會發展出什麼樣相似（或不相似）的文化、認同和價值觀，同時也可以看見該場域的性別、種族、階級動力，會透過什麼方式運作，青少年又是如何再製或抗拒這些社會動力。因此，本研究的第四到六章，會分成家庭、社區、學校、愛情四個場域作呈現。第七章再將她們在這四個領域所生產的文化，作綜合性地分析與整理，並且據此提出教育上所應省思之處。最後第八章學校教育的出路，則是根據先前對於青少年的認同分析和她們在學校的受壓迫處境，提出反再製教育的策略。

二、田野資料的引用

本研究的田野資料有兩大來源，一為觀察、二為訪談，引用時我會註明資料的來源、受訪者、以及日期。例如（田野筆記 930319）表示資料出自 93 年 3 月 19 日所做的田野觀察筆記，又如（小宣訪 930513），表示是在 93 年 5 月 13 日對小宣所進行的訪談逐字稿。

參、資料的檢核

質性研究最重要的資料檢核方式之一就是三角檢測。Patton（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394-395）指出三角檢測的方式有四種：（1）方法的三角檢測，採用不同資料蒐集方法以檢驗研究發現的一致性；（2）資料來源的三角檢測，在同一方法中檢驗不同資料來源的一致性；（3）分析者的三角檢測，使用多個分析者審查研究發現；（4）理論—觀點的三角檢測，使用多種理論及觀點去詮釋資料。

本研究所採取的是方法的三角檢測以及資料來源的三角檢測。在方法的三角檢測上，我會比較經由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等不同來源的資料的一致性。例如透過訪談我知道女孩們每天的生活動線以及時間安排為何，在觀察時，我可以透

過親身的參與和親臨現場——印證先前訪談所獲得的認知。相對地，當我觀察到她們和某些同學有比較特殊的互動時，我也會透過訪談來釐清她們之間的關係是否一如我的猜測。在資料來源的檢測上，我會注意女孩們所表達的言論與觀點的一致性，如果有發現不一致的地方，我會提出來請女孩們進一步說明並加以澄清。我也會透過與老師、家長、女孩等不同對象的訪談，來檢驗同一件事情的真實性。同時，學者也指出詳述資料蒐集與分析過程，以及研究者個人觀點將有助於提升研究的「真實價值」(truth value) (吳芝儀 李奉儒譯, 1995; Rallis & Rossman, 1998)。前者已經在第一節與第三節當中加以陳述，後者則是下一節所要討論的主題。

第四節 研究倫理與省思

壹、研究者角色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即是研究工具，因此研究者的先前理解勢必會影響到他如何理解世界、選取資料。研究者既然無法自外於理解的過程，就必須藉助不斷地自我省思，才能知道這些先前理解對於該研究所造成的限制與可能性為何，而這些自我分析的過程，也可能會讓研究者的先前理解有所改變 (畢恆達, 1996)。特別是當研究者所研究的主題與其本身的社會位置、文化價值、習性差距越大的時候，研究者本身的先前理解會受到強烈的衝擊。本研究的「在玩」青少年，就是一群和我的生存位置、價值信仰差距很大的個體。因此，進行這個研究的過程中，我的世界觀經常受到她們的挑戰，也時常產生許多思緒上的矛盾和衝突，不過這些過程都讓我益發地認清自己在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我過去究竟是用何種視框在看這個世界。以下將我在田野中所產生的觀點轉變分為兩個部分作陳述。

一、由「想教她們什麼」轉變為「想從她們身上學到些什麼」

一個研究者的先前理解，常會和他的成長背景與社會位置有關。我是一個中產階級的閩南女性，如同研究緣起所描述，我從大學時代便很關心性別議題，一直將女性主義認同擺放在其他認同 (種族、階級) 之前，也從女性主義理論裡頭汲取關心社會正義的養分。教育研究所的學術訓練更讓我發現批判教育學可以結

合我對社會弱勢的關心以及教育專業背景。因此，一開始進入田野時，我雖然沒有帶著明確的研究架構，不過在認識這群「在玩」青少年之後，基於我一向對於社會正義、弱勢族群的關懷，以及對批判教育學的嚮往。在經過幾次和她們的互動之後，我很快地就決定了我的研究方向：我想要進行一個社會行動取向的研究，透過教育來「幫助」這群青少年（當然，我那時候並沒有意識到這樣的想法背後，其實隱藏了自以為優越的傲慢，和認為她們是「缺乏」的想像）。於是，我將當時所進行的訪談定位為前導性研究，只是用來瞭解她們、建立關係的基礎，並且打算在下學期再依據她們的特質和需求，以及批判教育學的精神，設計一套課程來幫助她們。這個研究計畫後來在與西街國中行政單位接洽的過程中，不是很順利，⁹因此無疾而終。不過我當時還是不甘於只作一個理解、傾聽她們故事的人，於是我決定在訪談中融入批判教育學的精神，希望透過研究的過程，使她們獲得改變與解放。例如有一次三年級的大哥大尾剛好到輔導室閒晃，看到我正要和淑惠進行訪談，他主動要求加入我們的談話，在徵詢過淑惠的同意後，他參與了那次的訪談。在談話過程中，他提到自己是個「另類的黑社會」、「特別的黑社會」，因為他覺得在黑社會中看過很多人混到後來還是沒什麼前途，所以如果有選擇，他還是會想要乖乖地生活。我當時直覺認為這是個機會教育的好時機，於是就轉向淑惠說：「淑惠，妳今天聽他講話有什麼感覺？」不料淑惠的反應非常冷淡，她只說：「這種我是聽太多了！」可是我還是不死心：「可是他這樣講，你不覺得好像和之前想像的不太一樣？」，淑惠回道：「不會阿，差不多都聽過了啊！」。我又問：「可是妳還是要這樣走？」淑惠簡短「嗯」了一聲（淑惠大尾訪 930409）。當時我雖然感覺挫折，不過，我還沒發現問題是出在自己身上。另外一次，我帶來一本小說《嗑藥》要給淑惠看，那本小說描述的是一群嗑藥青少年悲慘沈淪的故事，我想透過這個文本和她討論嗑藥可能導致的負面後果。淑惠原本對這本書沒什麼興趣，不過看在我的面子上，她還是讀完了。只是她的感想是：「我只是覺得好怪的內容」，我說：「為什麼？」，淑惠說：「我是覺得從頭到尾都不是嗑藥」（淑惠訪 930415），淑惠後來的解釋是因為書裡都沒有講到嗑藥有多 high，或搖頭時那種投入、忘我的經驗，和她的用藥經驗一點都不符合。當然，淑惠的反應也和我的預期非常地不符合。

⁹ 學校後來拒絕的原因是因為不放心讓一位非本校編制內的老師，在學校裡頭開課，主要的考量是萬一之後發生什麼問題，沒有人可以擔負責任。

這些挫敗的經驗讓我開始思考，為什麼我所謂的解放教育一點都觸碰不到淑惠的內在世界，甚至還讓她覺得有點反感呢？而我想從事的解放教育內涵又是什麼？難道就是想要告訴她們：不要加入黑道、不要嗑藥、不要從事非法行為嗎？那麼我所做的到底是在協助她們看見自己身上所蘊含的能動性和無限可能，還是在灌輸中產階級的主流價值，教導她們我所相信的那套價值觀、權威知識？這時我才意識到，如果我沒有真正地挪動自己的位置，走入、貼近她們的生活世界，學著去理解這些事情對她們的意義為何。她們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情境脈絡底下才會成為今日的她，就貿然地想要改變、幫助她們，告訴她們我覺得好的人生道路是什麼，希望她能聽我的話「改邪歸正」，那麼我所自以為的「解放性研究」，很可能變成另一種霸權的壓制，無形中也在貶抑和非法化這些孩子的聲音，無怪乎淑惠會反應冷淡、不以為然。意識到這點之後，我開始收斂起那些自以為是的救世主情結，讓研究主題回歸到她們身上。當我在作訪談時，我會先放下自己的價值判斷以及老師的姿態，傾聽她所說的一切，對於我所不熟悉的事物，我會請她們進一步說明這些行為背後的意義，而不是急著想要教化她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例如當淑惠講到嗑藥時，我會問她嗑藥的風險是什麼？也會問她嗑藥的好處是什麼？為什麼她明知有風險還要嗑？這時我才發現，當我願意更謙卑、更低下地去理解她們的經驗時，我才能真正聽見她們的聲音。原來對這些沒有社會資源和主流文化資本的孩子而言，加入黑道就是向上流動的途徑，是她們努力為自己生命尋找出路的展現，而嗑藥和菸酒一樣幾乎是進入這個圈子裡的入場卷，不會喝酒、抽煙、吃藥，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人脈。如果我沒有先去瞭解這些脈絡，我根本無法知道她們需要什麼樣的幫助，更可能將她們再現為一群自甘墮落、無可救藥的孩子。因為這樣的省思過程，本研究的定位從一個行動取向的研究轉變成以理解她們的生活世界為基礎的研究，研究觀點也慢慢地從「想教她們什麼」轉變為「想從她們身上學到些什麼」，學習看見在我的生存位置上容易出現的盲點、偏見，學習理解與欣賞她們在不同的文化場域底下，所發展出來的文化形式和社會關係，這也成為我在進行資料分析時，時時警醒自己所應把持的立場。

二、反省自身的中產階級偏見

畢恆達（1996）指出研究可以讓我們反省，原來我們是這樣看世界的。同樣地，與「在玩」青少年這群社會位置和文化認同和我差異頗大的研究參與者相遇，每次進入田野都有如在經驗一場異文化的洗禮，不過這些文化衝擊同時也是一種

看見他人、發現自己的契機。

剛開始進入田野的時候，我常常感受到極大的不確定性、變動性，因為淑惠和小宣都是中輟生，我不知道明天她們是否還會來學校，不知道下一次要約什麼時間，即使事先約好一個時間，她們也未必會出現，因此我常常徒勞無功地在西街國中往返。面對她們這麼不穩定的出席情形，一開始我其實是有點憤怒的，一方面是生氣自己又白跑一趟了，另一方面也氣她們為什麼就是沒辦法好好來學校，好好地完成復學手續，乖乖地在學校待完一整個禮拜真的有那麼難嗎？甚至當我聽到學校老師在抱怨這些孩子就是「沒定性」的時候，我在心裡也暗暗地同意她們的說法（田野筆記 930323）。後來隨著訪談次數的增加，我越來越瞭解她們的生活方式，我才有辦法看見原來「不確定性」，就是她們每日生活的基調，而我在這段時間裡經驗到的種種不舒服感，事實上不過是小小地將我的生存位置稍微地往她們的位置偏移幾釐米而已。例如小宣好幾次都在快服滿觀察期的天數時，突然消失沒來，隔了一陣子才又出現。後來我才知道，那不是因為她不想復學，也不是因為她沒定性，而是她的生活中實在有太多不可知的變數了。一次是因為男友與人打架，被砍傷頸部，小宣必須留在醫院照顧男友；另一次是因為小宣的媽媽和繼父吵架，媽媽一直哭，沒辦法來幫她辦手續，媽媽還叫她當天先不要回家，她只好要超哥陪她一起去住旅館。而且媽媽每次請假來辦手續，老師都故意避不見面，到後來媽媽已經無假可請了，只好讓小宣一直耗在輔導室。還有一次，則是因為學校將小宣通報為性侵害與性騷擾的受害者，¹⁰使得超哥的媽媽被社工約談偵訊，超哥因此要和小宣分手，小宣那陣子整天躲在家裡哭泣、心情沮喪到無法上學。透過小宣事後的解釋，我才知道原來她們的生活世界裡頭有那麼多令人煩心的事情，每天來學校必須忍受校方、老師的冷淡和敵意，放學後有時根本不知道要回那個家？友情、愛情天天瞬息萬變，物質基礎也是脆弱地不堪一擊，難怪她們無法「專心讀書」、為自己的人生作理性的計算和長遠的規劃。相對地，當我在心裡埋怨她們為什麼對未來一點規劃都沒有？為什麼常常約好了又沒來？明明只差一天就可以復學了，為什麼又不來學校了呢？……其實這些想法都反應了我長久以來待在中產階級位置所養成的生存心態：按部就班、善於規劃、追求秩序、穩定與安全感，並沒有真正看見、理解橫跨在我們之間生存處境

¹⁰ 因為小宣未成年，超哥為成年人，兩人發生性行為，依照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條例，超哥已經觸犯強制性交罪。

上的差異。

同樣的衝擊也發生在許多其他面向，例如「在玩」青少年因為對課業不感興趣，當我訪談到她們對於未來的打算，她們很多都選擇不再繼續升學，不過在這個勞動市場逐漸走向文憑化、證照化的年代裡，我不免擔心她們直接進入職場的生涯選擇，會不會面臨更窘迫、更邊緣的處境。因此，我常會自以為善意地去提醒她們學歷和文憑的重要，不過，她們的回應卻挑戰了我的慣性思維，令我開始反思起自己的生涯觀是不是也反應了主流的線性生涯模式以及唯有讀書高的想法。

我：所以其實學歷還是重要的啊！

淑：我覺得沒差啊，誰說我老了不能讀書，還是有補校可以念啊，等我真的想，如果哪一天真的被學歷擋到什麼東西，我就真的會去念。

我：那你是想說反正現在打工，學歷都不是很重要？

淑：我事先存錢啊，如果真的以後不夠的話，沒有工作的話，我去讀書啊，反正旁邊有一個高中畢業的嘛對不對，我老公高中畢業（淑惠訪 940513）。

Kanpol（1997 彭秉權譯，2005：132）指出那些住在郊區，一般來說都帶著中產階級善意的老師，極少會體認到內城地區的孩童，有著不同的歷史與文化經驗，對學校有不同的認知。正如同我一直在遊說淑惠畢業後繼續升學，淑惠的回應：「誰說我老了不能讀書，還是有補校可以念啊！」卻戳破了我所抱持的生涯觀，有多麼地正統、制式，而且也沒有顧慮到她們的處境。或許這是因為我自己的人生，一路就是照著大人的安排乖乖讀書，拾級而上，無意識中已經內化了讀書升學才是人生正軌的觀念，無虞的經濟生活也讓我忘記了讀書是需要特定物質條件和經濟基礎的一件事情，所以才會提出這樣自以為善意、實則不夠體貼、務實的建議。

另一個例子同樣是關於就業和讀書的討論，發生在我和美如的對話中。

我：ㄟ，你認識的人只有讀到國中畢業的人很多嗎？

美：嗯。

我：那你覺得他們是不喜歡讀書還是說？

美：是不喜歡讀書。

我：那怎麼會那麼剛好，你認識的人都不喜歡讀書？

美：不知道耶！

我：所以你們都很習慣說讀到國中畢業就可以了？

美：是他們不喜歡讀，也沒有辦法啊，他們不喜歡讀，你硬要他讀，他每天蹣跚課，你那些學費也是白繳的啊！

我：可是他們現在工作，他們會喜歡工作嗎

美：不知道耶，沒問過，每個回來嘛都很累。

我：因為至少做學生還蠻幸福的啊！

美：會嗎？

我：你不必說每天就是一直賺錢，你還可以學習啊！

美：我覺得工作也是可以學習啊！

我：對啊，工作也是可以學習！

美：對啊，可是在學校會拘束住吧，我不喜歡那種感覺。

我：總是有些科目是不好玩的。

美：對啊然後在學校，行為怎樣都要被拘束住，你不會覺得學校就像監獄一樣嗎？

我：哈哈。

美：真的啊，一進來到了四點才能出門，才能再出去。

我：你講得還蠻有道理的耶！

美：對啊！

我：就是每個時段要做什麼都被規定得好好的，然後你的服裝儀容也是都有規定這樣。

美：對啊，然後都要聽指揮（美如訪 930517）。

雖然某種程度上說來，工作也很像監獄，也是每個時間都被規定好要作什麼，對於服裝儀容同樣有一定的規範，不過當美如談到「工作也是可以學習啊」，這一點倒是讓我心頭一驚，因為這時我才赫然發現原來自己對於勞動工作持有負面的刻板印象——勞動工作是辛苦、單調、無趣、無法使人成長、學習的。原來我還是不自覺地認為自己所擁有的是比較優勢的文化，覺得她們應該要向我的價值學習。這幾段田野中的對話，都讓我意識到研究者如果可以不斷反思研究場域中的「震撼」與「衝擊」，的確可以看見自身的習以為常偏見和價值，進而促成自身的意識轉化。

貳、研究關係

我和「在玩」青少年之間的關係，包含了很多層次的不對等，第一層是年齡上的不對等，第二層是學歷上的不對等，我不僅遠較她們年長，且師大研究生的頭銜顯示我的位置非常切合社會的價值與期待。一開始，我也以為她們應該會對

我這種完全不同掛的人，有些距離和敵意，可是沒想到在訪談邀約的過程中，竟然出地順利，這其實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平常很少有具「身份地位」的大人想要去瞭解、傾聽她們的故事，而且慎重其事地要以她們的生活經驗作為研究的題材，所以她們似乎會把這個邀約當成一種榮幸，小宣甚至在我還沒提出邀請前，就主動表示想要被我訪問。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我發現她們或許在街頭闖蕩已久，因而發展出對人的敏銳直覺，可能在短短幾分鐘的對話中，她們就可以判斷出妳是哪一類的人，是不是一個值得信任的人。例如我第一次見到淑惠，她告訴我放學後她要去見少輔隊的社工，因為生教組長將她通報給少輔隊，我接著說：「喔，那你要去跟那裡的社工聊天囉？」淑惠說：「就用騙的啊！」，因為她很清楚知道少輔隊其實是警政系統的一環。不過她接著又說：「她們都很溫柔、不像你」，我當時嚇了一跳，以為淑惠在責怪我不夠溫柔，便說：「什麼？！妳是說我不夠溫柔？」淑惠連忙解釋：「不是啦！」。然後她就開始模仿社工人員溫柔說話的口吻，以及一副想要輔導她的語氣給我看，然後說：「妳都會像『朋友』一樣啊，我講什麼妳也會跟著笑。」（田野筆記 930318）。這句話讓我意識到，我之所以能夠這麼快被淑惠所接納，是因為我在聽她講話時，不會加入過多的價值判斷，也不會端著以上對下的姿態。對於這些邊緣孩子來說，她們接觸過太多想要矯正、輔導她們的團體，因此我一開始純粹帶著對她們的好奇、興趣而來，沒有過多的教育意圖，反而是得以建立關係的重要關鍵。有趣的是，小宣和美如也都是用「朋友」來界定我們之間的關係，即使我和她們根本是不同世界的人。可見發自內心對研究參與者的尊重，其實可以跨越社會位置的差距。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的研究關係也隨著彼此熟悉度、信任度的增長而漸入佳境。最明顯的例子是，研究初期，她們都比較喜歡談一些值得誇耀的事蹟、例如交過幾個男朋友、黑道生涯的風光燦爛、刺激有趣的生活方式等，可是對於一些比較陰暗的、不快樂的、傷痛的，甚至有損尊嚴的事情，她們就比較少談。即使我有問到，她們也會含糊帶過，這時我就不會再追問下去。不過，到了研究後期，她們卻很主動地對我坦露一些之前隱瞞的部分，或是沒有說清楚的情節。例如淑惠終於願意告訴我她父母的工作內容，跟我討論她的種族身份。美如向我吐露曾經被性侵害的過往以及墮胎的經驗。小宣向我澄清她之前提過的一段兩廂情願的性關係，其實是性侵害。我很清楚知道這些都是她們不願輕易向外人提起的事情，她們可以放心地將這些生命中的傷疤赤裸裸地坦露在我面前，憑藉的絕對不

只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的關係，而是表示她們的確把我當成一個值得信任的朋友。而我所選擇回饋她們的方式就是，在她們揭露傷痛的過程中，給予最大的支持和安慰；在她們面臨困境的時候，陪伴她們一起煩惱、一起面對，讓自己從一個研究者轉變為她們在成長過程中可以運用的一項有力資源。

參、研究倫理的關注

一、互惠原則

研究過程中，「在玩」青少年幾乎毫無保留地和我分享她們生命中的喜怒哀樂，為了感謝她們的信任與付出，我除了用心聆聽她們的想法和感受之外，還會主動發現她們的需求，提供她們所需的支援和協助。例如小宣在辦理復學那段時間，一直被學校以各種方式拖延阻撓，而且一下子要小宣去念補校、一下子要她去念中途學校、甚至轉學。在這些看似多元的選擇方案底下，其實就是不希望小宣再回到西街國中，我便明白告訴小宣，依法她有不轉學的權利，只要她還願意來這裡上學，這個學校就沒有拒絕學生的權力。我還教她一些向外申訴的管道，雖然小宣後來還是沒有用到這些方法，不過在我們討論的過程中，她第一次發現自己原來也有以正式管道對抗學校不公待遇的可能，讓她增加不少權能感。此外，「在玩」青少年們雖有豐富的性經驗，不過她們對於身體與性的疑惑卻沒有什麼可以求助的管道。當我發現她們不用保險套避孕之後，我便分送她們保險套，鼓勵她們練習使用，也提供務實詳盡的避孕知識，讓她們知道不同階段的避孕步驟和方法。她們不只對這個主題非常有興趣，連我借她們看的性教育書籍，她們都會互相傳閱，彼此討論。在女孩們快要畢業的時候，我曾和她們一起商量未來的出路，各種可能與限制會是什麼。也在小宣媽媽的囑咐下，陪著小宣去面試、找工作。在這些陪伴的過程中，我盡量將自己的社會位置和年齡轉化為可以「利益」她們的資源，這是我自覺對她們最直接的一種回報。

二、保密原則

「在玩」青少年她們會被認為是問題學生的主要原因是，她們或多或少都有做過或經驗過非行行為。所以她們所提供的訊息裡頭，難免包含許多觸犯法律的證據。不過，在研究開始前，我就已經向她們保證這些訪談內容僅供研究所需，絕不會讓無關的第三人知道，更不可能洩漏給她們的師長、警察單位等司法機

關。而她們之所以能夠放心地向我吐露這些犯罪事實，就是因為知道我會保密，所以，基於我對研究參與者的尊重與承諾，我從頭到尾都恪守保密的原則。研究結果的呈現，也都採用化名方式處理，讓人無法分辨出她們的身份。至於像吸毒、找密醫墮胎、被性侵害、性騷擾，這些對她們身心健康有重大傷害性的事件，由於她們向我坦露的時候，事情都已經成為過去式，所以我並沒有面臨到必須破壞保密原則的兩難處境。而對於那些性侵害、性騷擾的加害者，她們也都不願意再追究、提告，所以我最後還是選擇尊重她們的決定，同時盡可能地提供情感上的撫慰與支持，為她們釐清受害者的迷思、讓她們知道這不是她們的錯，希望她們可以透過這個開口談論傷痛的過程，獲得力量的滋長。